

內江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

移清獻公祠記

喻

時邑參政人

清獻公祠者祠宋太子少師趙清獻公者也移之何循祀典而行僉志者也先是臺史時祇役問往哲功德蜀人者於郡之主政方湖王君詢主政君曰功德莫尙清獻公矣祠在貢院右城隅地僻十年罕聞式視圯桷腐瓦崩牆頽梁走鼠而來芊木荒岑良可慨焉臺史時曰唉其廢祠哉乃垢紛餘檢宋列傳讀之

內江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

至公號鐵面御史與辯死振獄觸權救賢療疾活饑推貧嫁孤按故相之帑嚴卒長之諭執隨鶴之廉流墮蝗之神炯告天之誠溥字缺一月之仁穹秩纍加豔

名完歸竟饗有哲裔綵堂雅歌山水之適吳人稱榮諸形模粹然耀然爲世標表者業已傾企矣及於治蜀地迴民弱吏肆不法繩之而苗薶髮櫛下慰上服者乃神竦魄動勿勿然有太史公向往之嗟因念公祠可移而風也商之撫臺戴公鰲越掌藩事大參黃侯光昇掌臬事副憲王侯繼芳副憲韓侯一右僉憲

安侯如山孫侯璧咸曰都因分臺之西南隙地數弓得無礙金若木若石各若干檄成都府通判楊繡督治焉爲堂三楹爲垣爲門爲坊當通衢俾人人瞻而歆豔云祠成則壬子冬十二月也夫貨賄行而騰虐榜箠濫而干穰有司者敝也久矣是故取往可以儆來舉哲可以範愚龍龜繫介鱗之宗星緯切昏旦之仰玩繁簪而得宛珠必愕迷雜珥而觀傅璣自竦莊顏忤於蓬髮禮服欽於卉裳謂公祠之不足以風世也邪肆率諸部吏署成都同知邵大爵通判王譽民

推官吳國寶而下如祭典血食之藩侯臬侯謂不可以無記也故述之云爾侑以辭曰彼阻蠶叢山川遠而貪黷易匿漁獵橫施凋氓喁喁遐裔曰咨覲焉媮合澄者爲誰猗嗟清獻百世之師恭從王事專與惇嫠詢瘼於微滌垢其熙飲冰作操委玉宣儀簡易宏耀中和協宜子罕讓績伯夷同達苦心一節清風四馳俯焉民驩上則主知元儲作訓英台繼禕九圍慕聲四蜀蒙毗遺愛如覩世孝鮮比國之元氣人之遐規省府爾希里落其綏陰扶璿化永贊瑤禧錦江走

龍玉壘蟠螭清獻之風流盜何期遷祠煌煌然蘭熹
熹叶誠勒文神之聽之

長江萬里圖記

門克新
禮部
尚書

夫江之東流上自錦城之西下出三峽之口過荆楚
越建業而朝宗於海也外則三江五湖湘漢章貢諸
水皆會之其夾岸羣山翠嶺煙雲萬狀濫觴始自岷
嶓提封盡於吳楚南條之大直匹滎河物產之饒富
於幽薊其流潏洄曲折或自西而東驚則城邑在乎
兩岸之南北或自北而南趨則城邑在乎兩岸之東

內江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西可以通中國之漕舟可以來番夷之獻貢浩蕩汪
洋誠衛國之保障湍瀚奔疾實壯勢於神京所謂天
塹之險自古爲然也故在唐虞以冀州爲王畿而天
下之來貢者皆由河而後達冀是河爲衆水之會要
也今我聖朝海宇一家而江爲諸川之會要亦猶唐
虞以河爲衆水會要之意是圖之作也豈徒遊目玩
好之爲哉惟我皇上慎固疆宇保民致治無時不在
心胸之間俱見於此也其勵精圖治之誠抑亦至矣
是宜皇天眷佑奄有四海中土奠安四夷臣服而鞏

固皇圖於億萬世誠可爲後世聖子賢孫之龜鑑也
楊文忠公墓祠碑記

趙貞吉

維皇天篤我明之祜間出哲臣以爲社稷二百年間
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其於隸事最著
矣蓋正統己巳土木之變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
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
援乎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
日二事其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
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

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諡文忠廕一
孫爲尙寶司丞一孫入監遣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
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
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窆公墓祠而祀之以
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
事業詳具家傳謹綴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
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
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順乙卯九月十九日生
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書中秘才器恢廓鄉先

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
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
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
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尙書同長沙李
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
息南平北討政府囂然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我公
代己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
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
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

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
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
時事益難爲矣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
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
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
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卹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
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
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以恭俟上之
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通州事勢愈急四

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在側磨牙燄舌倘機事有一變之類則禍不可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柙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眞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

矣將造物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闈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建詔中外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耶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命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

肉情理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契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糈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奚有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

和響齟齬實繁有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劔而左右測其意在於舊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

故十年之內九重懷憐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尙在則皇慈豈忍終俾於棄捐乎應知珮可夜還劒當晝合矣惜乎天之斬之也恭維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盛德曷其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譴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維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卽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

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績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夙昔之精博也至

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
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濱死逮嗣君未至
承制專斷者念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
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百
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汲
汲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
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
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夫獨公閣僚廣東梁公
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

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
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
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
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
者耶公在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
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
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
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又不好弄比老
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

濟物之心則拳拳無已時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溉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以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之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愼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娶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

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某尙寶司丞某廕生公以嘉靖己未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愼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愼繼氏黃氏云氏遂寧黃尙書第二女有才志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旣哉貞吉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

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薦藻之辭俯仰
人代傷慨悲歌爲之唏噓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
浦雲頂山前鶴化仙仙鶴鳴壘雲騰雨聊騁目兮四
顧望大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在
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衡門空閉鎖
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跂雲駕之未來俏睭睭而延
竚右迎神之曲辭曰 擊鼓其堂鳳山之傍松鳴風
兮聲琳琅葭漉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平生覩君子
之輝光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

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霞華飛薪傳
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右侑神
之曲辭曰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
嘯於岫兮鳴於臯君乘舫耶乘屨石嚙月山嶠掀髯
扼腕談何高登高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
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懽會在今朝君不畱兮我心勞
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兮逍遙

史業二門都序

趙貞吉

客問曰經世通分史業二門何也答曰經世通者史

氏掌故之書也統傳制誌史之綱而紀事之方也典
行藝術業之常而記言之章也史有綱而業有常則
體有宗而宗有眼故化理可稽而道術不裂是謂史
之良也經世之主其能舍諸客曰子學道者何以史
自居噫是烏知六經之皆史乎又烏知仲尼爲史之
聖乎六經羣言之宗也仲尼萬世之眼也班固陳壽
以下不足與於斯言也司馬子長自謂百代史官亦
有意於尊孔氏明道術矣惜也統典夫建傳行不彰
制誌鬱而不明藝術漏而不張務多而不要其宗好

奇而未具夫眼者必亂也烏能原化理而究道術哉
予爲此篇臚以八部攝以二門求免此散亂之咎已
耳是故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者常求諸一
也客未達請詳示之答曰今夫經世之位爲統輔統
之功爲傳上所出令曰制下所建事曰誌攝於史者
其體恆異而同歸於記事之宗命世之訓爲典翼典
之德爲行久習而工曰藝得訣而妙曰術攝於業者
其體恆異而歸之記言之宗是謂臚以八者常歸諸
二也故知苟得其宗雖愈多而不散若夫史所攝體

雖異而眼在於統統建而天下之治出於一治一則外主之法行而傳制誌皆隨之一矣業所攝體異而眼在於典典建而天下之道出於一道一則內聖之學明而行藝術皆隨之一矣是謂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故知苟得其眼雖愈奇而不亂客曰何以明之曰子亦知用師乎善將者虎鈐數明則兵益多而益善此不散之喻也子又知博奕乎善奕者馬目冗成則碁愈劫而愈活此不亂之喻也客曰唯唯

劉文簡文集序

趙貞吉

初予入史館求文簡劉公集甚勤而不得見越二十
年今始見於金陵公之冢孫宗之新刻於寧國本也
初公領蜀解以成化丁未進士第二人入居太史當
是時合州鄒公汝愚亦策入等爲庶吉士蓋一年而
得蜀二奇士文章器業皆甲於時云無何鄒公以災
變應詔抗疏斥貴臣遂謫以死死時年二十四歲耳
公則雍雍侍從館閣餘三十年至大宗伯卒於位當
武皇之末年幾入內閣秉政矣有所壓不得上故世
皆知公遲蓄俟時未竟大施以爲憾焉嗟嗟乃若指

意所存則畧具是書中矣向予求觀公集冀覩其文
采耳今稍涉世變處憂患知世所以盛衰之故也又
嘗竊求公指意之所在聞長老言先朝居法從禁林
之臣皆尙質守法兢兢耳僦屋以居借馬以出醵數
十錢而飲杜門簡交遊人人知自慎重循至乘用日
尤避權勢遠形迹祖法國是心心日日畏毫髮離去
卽皇恐大罪不可赦潔清負重不事表襮嗟乎若此
卽文事可知矣是時諸司勤於案牘止重吏事至著
作盡諉曰此翰林事非吾業雖諸翰林亦曰文章吾

職也而不讓質直厚溫暢正而無枝葉操觚指事辭
若不足而氣常有餘故當是時信道信度淳風大行
海內充富將勇馬騰館無嫚書徼無侵疆此亦世之
最盛而得士之最效然也公蓋始終弘治正德之世
矣盛極思變半合半離之會也今觀之集中隲括尺
度不失耆宿文皆典實辭尙指要辨而不肆諸多持
正長者之言詩興而諷無綺靡幽眇之習予不及見
公由其言以探其志意之所存其與前所稱不合者
鮮矣倘公不亡得乘用於末年必能爲之坊維不至

如後之潰放也悲夫士者世之所由盛衰也文者又士之所由盛衰也故予觀公之文必先論公之世而惜其未竟於世豈過哉今論者皆咎鄒公若不猝發後必大用於世徒悻悻無益嗟乎能必鄒公之默則不死乎卽文簡公紆徐退俟三十年孰不謂慎矣而亦瞥焉喪夜半壑中之舟也則又將誰尤乎士與世相值之難非一日矣鄒公集往吳公獻臣刻於成都予嘗得徧觀之亦英發如其人嗟乎予小子敢忘諸先哲之美哉書復於吾友宗之以答其續述之勤也

周南留著序

趙貞吉

嘉靖辛酉嘉平之月貞吉以賜休還山道經周南時友人德清蔡君子木領鎮撫節鉞駐此相見甚歡頃之卽示予以任君少海近日薄遊函嶠間畱住四圖並贊詩子亟讀一過嘆曰逸哉其老氏之流風乎蔡君曰觀子殆將從此隱矣可不爲我稍著書若任君耶子卽欣然諾之旣而悔其嫌於掠名也遜辭避去乃蔡君使人索諸尉氏曰不得書不可空還矣予感其勤意爲述七圖畧加序說命兒曹錄寄蔡君如左

予是七圖者雖有所授然徒抱空文未踐實事心知
意義而口不能言聊爲蔡君傾囊似與任君鬪博誠
不知其爲可第予意則有說矣子西極鄙人行將掩
其聲光與龜兒田峻爲伍與世落落中原有道何以
知予名姓而一開度之哉萬一因此淺陋之迹附任
君之揆藻藉蔡君之延聲俾其廢老作家人稍喜予
之亦能窺取一班庶飄然御風而西爲予啓重關之
鑰決剖瓜之疑則予之此舉也偶因蝕木之文遂種
投針之芥矣豈非因緣幸事也哉蔡君處東溟予還

西海萬里雲山從此別矣是書也其爲予置之笥中
遇擇法之人試爲一展乎予日望之俟之勿謂予開
眼作寢語也

署篆本元馬公生祠碑序

鄭

璧侍郎
邑人

天啓壬戌冬馬公以府臺下署內邑三月而大治慶
召父杜母而歌來暮者巷舞途歡俄頃功化有若斯
夫闔邑縉紳暨學博洪君闕盧君瀛臯王君宸極率
通庠弟子趙生引恬鄭生歷李生應期張生鴻猷鄧
生應熊等七百子僉謀以祠學宮文昌之右不遠千

里以乞言於不佞余叨尹南都客自蜀來者首詢公之治狀知其丰標玉立器宇冰澄邃學雄才練識敏斷何幸叢邑得庇福星邑自藺酋肆掠百姓流離行野蔽樛里無烟火公極力招撫勞來還定不越月而歸復者萬戶肅羽噉鳴之鴻雁咸集中澤矣乃臚列章程播諭屬境精中膏肓要握膚理應事流通若水當幾不動如山居敬行簡而民遊於恬端榘飭護而士澤於雅明決質成而狡嚙者竦息褒獎節義而越志者突奔惟茲干戈擾攘之秋財盡力殫之曰而討

藺之整兵三軍之需餉吐番之索賞力役粟米布縷不得已而取給一時公慨然嘆曰用其三而民不幾離乎迺委曲計畫多方調停卽兵餉二萬有餘而邑中石粟價倍千錢而民力不支矣公屢上文移折糴價騰踊之苦條瀆江運之勞情詞剴切竟獲蠲省百姓樂輸以佐國急烽燧日驚羽急星馳馬虺僕痛驛無寧刻公嚴核傳符非關急務者弗給而驛遞頓蘇德澤流行且速於置郵矣此非政之最著者乎夫內邑巖邑也加以師旅因之饑饉卽拮据吐握尙覺旁

午公惟以清淨寧一從容綜理事不煩而民不擾試登其堂而喬舄翩翩琴韻衍衍簾靜而風清也試遊於野而雉之馴鸞之翔麥之歧風恬而俗皞也吾邑其大治矣稽古循吏若公儀之廉靖黃霸之直諒鄧攸之沉渾牟融之幹局非不彪柄史冊然皆各擅一長無如公之兼集其美者大都根極至誠惟所操縱有儀之廉而不爲絕物有霸之直而不爲已甚有鄧牟撫謙恂雅之量而無矜能炫巧之心公其品流超卓而治平第一者乎佇奏彤廷擢爲臺諫爲卿寺爲

柱國將薄海蒙休而內邑藉光與學宮文昌竝垂不朽矣謹以勒諸石云公諱德乾州人

迎恩閣碑記代作

黃似華

知府
邑人

內邑一江環抱四面阻山西偏離城一里許爲迎恩樓則江之上游也此去踰三州縣而爲省會卽益州天府也又六千里而達兩都吏茲土者視之爲望京樓內邑人文之盛甲於海內往代勿論國朝來兩闡之所拔擢朝宇邦國之所布列賢書除目捷騎飛傳咸由此入故以迎恩名不知初自何年日久頽圯殆

甚周侯來攝慨然欲爲之鼎新鳩工庀材諏日從事
高廣視昔倍焉糜金錢百什丹樓如霞望者生氣矣
余憶往在郎署時所與邑之諸士紳游蓋有大司馬
大司空暨制臺開府臺省貴秩藩臬鉅望郡邑循良
濟濟彬彬充斥朝國卽舉兩闈者率數十人皇恩所
被如私內邑已而稍誦閱今三十年而此樓復新天
豈有意昌內邑也哉侯其代之矣有啓而興有兆而
合良非偶然遡三十年而上有匡主之元老戡亂之
重臣澤枯之大宗伯諍禮之名諫議才賢輩出肩比

踵接今豈遜曩時哉無亦山川之氣不盡宣洩將有
儲以鍾其靈淑變而通之必世後仁此其時也此余
所以爲內邑幸而又爲內邑感侯也然余於侯不但
感之且私異之侯攝內邑耳所謂旦夕寄焉者也又
深資遷客也卽優游日月需代而去奚不可者而余
聞其清積案剔猾胥平市易革橫稅均郵役藥民病
禁強暴恤孤獨興學校旌節義種種皆美政也而其
要在有所不欲矣故清俸可除罰鍰可薄如譙樓廡
舍文昌祠通川橋廢墜且舉一旦煥然何知代庖好

行其德者爲眞令內邑且將肖像而尸祝之夫兩月之間遂成製錦之政尋樹墮淚之碑亦古今之大異也余異之奚怪也昔李衛公德裕徙蜀建籌邊樓圖蠻人吐蕃接壤以習山川險易侯茲舉蓋亦有深心哉樓成更名閣屬諸士紳之請而敬爲之記侯諱廷侍字君食別號廣裕甲辰名進士南直隸金壇人

贈侍御王安峰序

趙貞吉

君子之平其政非直以感人之悅己也以爲其道適當然耳然政易平而心易感者也故君子常行人之

所易爲處人之所甚便而世猶以君子之道爲難爲不利憚而不爲也此何故哉安其所苦樂其所咎吝而不悔豈非有所奪於其中而不能自主耶抑知固有不足以及之者耶夫知之不及者以君子之道爲難也有所奪於其中者以君子之道爲不利己也是二者皆過也而以爲不利己者猶爲害政而世之不治也患嘗在于若人之疇昔無以君子易行而甚安之道告之矣侍御汶上王君昔之宰吾內江也平其政而行之甚易人之感之愈久而不忘在王君則甚

安而不見其不利於己也王君今爲御史按畿甸矣以其所嘗試甚安而易行者風之於上其道之行易於爲令奚啻什伯而王君顧猶然難之何哉豈非以一邑小而畿甸大者乎令之求諸己者易以自盡而御史則驅人之若己難於一切者乎夫苟御得其勢則雖大者易與也苟操得其機則雖衆者易與也大澤之陂有童子焉群衆馬而鞭其後去其害馬者而彼自治也一尺之錘與烏獲之任相低昂焉持其衡以錘權之而重者自舉也王君者御持衡之勢而操

牧馬之機又以其所常試者而行之奚其難耶豈王君之意將患於所以奪其中者加於今之時乎夫苟其中有所奪則居可操持亦昧焉而不及察之宜其以憂也而予又以爲不然焉何則君子之政出乎其心見諸其事至於感乎人久而不能忘則必有深得於其道而中有不易奪者存也此予之所以知王君之夙昔而王君有不自知之者哉是故秋自知己之不中奪而忘其弈也羿自知己之不中奪而忘其射也君子自知己之不中奪而忘其甚安易行之道也

必矣然則王君之憂以爲難者乃其爲易也歟

內江縣令題名記

龔懋賢

明府史公緯占抱命世才宰吾邑至首問民疾苦次整齊士教民風之頽靡者葺刼公廨祠館之圯闕者政務脩飭民不疲勞盖不兩期百廢俱興云先是公睹邑乘闕旣廣集思益普拾遺文梓而新之復尋邑大夫五十一公次其姓氏里第題諸石一日過不佞曰子亦知是邦大夫所從來耶上下將千載斯亦遠矣然皆與我共此民社者而今姓氏不傳匪闕典耶

內江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二

吾將勒之石請子記不佞謝不敏則又過不佞而謂之至再至三始拜手颺言曰懋賢雖不敏敢不竭顛愚以從明府命盖嘗聞邑古侯封也內江雖小故稱文獻邑大夫往往樹業雋偉素絲成風不至如他方吏之魚肉其齊民何則駟駟在前苟非甚自棄鮮不望鞭影逐後塵而馳矣然則從前諸大夫題名之典可闕哉如明府言卽勒之石懋賢當濡穎以從吾邑自唐以來諸大夫多表表卓異尙矣今我緯占公和不同塵貞靡絕俗織錦成文烹鮮政洽可謂并美前

徽作師來哲矣自是令吾邑者睹斯石嗣公而興焉
其見而思齊克濟世美花村夜月長無犬吠之驚綠
野春風永享絃歌之樂則不佞與邑人何能一日忘
明府之賜明府公諱旌賢緯占其別號也萬歷庚辰
進士滇南人

南社倉贖買基房小記

胡承詔

社倉之設以脩民也而守倉者有賠累耗穀之苦一
人不可獨累則聽令派之戶族滋多弊矣侵假不已
筭鑰隨其收掌啟閉任其乾沒交盤不足則盡諉於

所應折之耗也而通派于戶族奸者射利愚者剝肉
是何以備民者遞年爲民崇無已時哉余從任後詢
知其故亦既收諸筭鑰而親掌之啟閉必親臨升合
必親入交代必親盤諸弊絕而頻年所派累者遂以
大省然其所應折之耗固不能爲民鬼運而神輸也
倉故有門房五間中爲官道而兩二間皆民舍也余
甚怪焉詢之則先邑侯以官地鬻之於民以佐倉費
者也嗚呼鬻以佐倉費贖以佐倉累總之以爲吾民
則先後何間焉余乃捐俸八兩六錢給各買主龔貴

芳等悉還所鬻直及所造房費而歸房地于官歲所入者計銀三二錢新舊交代則給守者以爲糴補耗穀之資禁其派族庶備民或無累民乎要之積穀漸多則折耗漸甚吾不無慮涓涓者之有窮于後世也

內江修建膳堂學倉記

劉翹參政

國朝御極二百餘年其輔理之賢率薦於學校而升叙簡拔第其優雋者廩餼之制奮士功也吾邑爲蜀川名序賢因時懋名以額拘蒸蒸登臚顯者方類軒輊固非可以一端求然旌別之興此以爲矩鵠久矣

內江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四

往歲宮牆之東文惠貯焉牆以外溪名玉帶繞青龍而會於江其時不家食於學者不家食於國彬彬紛紛甚盛概也已巳以來當事憫民之征輸而廩士以直貯倉爲虛器矣遂至飄淋傾圮鞠爲蔬畦家堪輿者病之聞於牧甫敬菴陳侯乃進少尹張君國瑞劉君嘉猷而命之更新迺益以廳事名曰膳堂捐俸鳩工閱月而畢奐輪儲貯視昔有加焉邇來士氣崢嶸科甲聯絡堪輿之言信而有徵矣於時學博程君三省傳君成人偕諸友索予言以記其事余愧不文但

以子弟從諸君後又不敢以不文辭惟我國家待士
隆且重矣乘時而實興計偕而委積皆以屬望遠且
大也我祖宗右文初心非不欲盡通學而廩餼之而
賢才無窮廩祿有限故未盡之心於優復之例發之
牧甫陳侯借福於茲五載其振興學政始終如一茲
膳堂鼎建惠貯重修乃其一端云耳至若不新廟貌
整飭堂除見文宗公之大記者烺烺可稽焉我君侯
行且奉欽召將舍士民去矣諸士登同膳之堂則有
羹牆之見膺甲第之榮則有原本之思砥礪以慰其

心奮庸以報其德是于牧甫之雅化庶無負矣陳侯
名諫甲戌進士關西華陰人也

釐正土主名號記

高鏞御史

自古幽則有神明則有禮禮莫大於名分名分之際幽明係焉古帝王聖賢知鬼神之情狀而達幽明之故必先正名以定分祀典孔虔而神人由洽者胥此禮明而不亂焉爾我朝洪武初掃褻亂誣惑之習革廟祀名號之封名分定而祀禮明幽明達而人心正此直超越萬世之卓見也內江土主之神今以龐姓而誣之匪啻褻于神實徒誣于龐矣嗚乎前乎龐也此方誰氏主之由龐而來始得人焉以主其神乎蓋

內江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六

一方之士自有其神而初無姓名邑中何義訛悖至是粵稽漢蜀軍師靖侯龐公統字士元者生襄陽襄陽宜以鄉賢祀歿涪陵涪陵宜以名宦祀殯德陽德陽或以死事祀必不誣主三方之士誌脫有文亦宜另祠祀誌無殊考內江何與史稱士元非百里才精爽赫靈寧甘附竊香火以重識者鄙必不然也先君戶部侍郎三峰公久達斯義愚復表而出之所以雪遘俗之訛定名分而昭禮法矣時因道人郭守愚募修廟堂邑人莒州知州順菴楊君一端爲之倡茲條

工竣不揆記此附迎賽祭章于小碑云

趙文肅公先生譜序

鄧林材

年譜之作所以紀終身行事大都也吾師大洲先生以劫外靈根度生塵世實天授以聖賢之資自弱冠卽有志於道以孔孟爲軌範以立志爲指南其初以道不離文獻取六經百家暨仙佛函藏并人間未見之書而沉誦之若將以繼斷韋下幃之業斯亦勤矣旣而曰志學如孔好學如顏豈顧兀兀陳編耶道不在是矣於是專意性命之學探索孔孟微言叅究三

教宗旨離塵習靜至忘寢食一寒暑進仕名利之念澹如也旣又云孔孟大聖賢人也孔子志夢周公孟子志行王道俱欲見諸行事豈僅取爲我忘情斯世哉於是復肄舉子業以目及道存不離日用不欲以離塵絕俗抱空守寂爲也乃靜居山寺攻習舉子業自是售藝南宮馳聲翰林院出緒餘爲文章渾樸古拙自典謨以下與左氏莊騷先秦古文相爲後先遂以道德文章雄視海內稱名家云嗣是漸躋膴仕矣旣又慨然曰志以行道爲任而遭時實難回憶孔子

志在行道周流歷聘削迹伐木不悅于魯衛求得一小國之君而事之恒抱不逢之嗟孟子明王道淑人心往來齊梁魯宋之墟竟未一遇以今明聖當陽材能效用其際遇非有孔孟遭時之厄士當其時奚翅獵取榮名爲哉以故事關朝廷邊棘重務違衆抗議竟取遷謫徐累起至戶侍又以事忤執政不踰月而歸治講堂於桂湖渠上聚徒講學遠邇咸至先是越中王先生倡明良知之學淮北王先生闡發格物之旨先生承二王之緒究竟要歸之絜矩使人益有持

循著力處矣迨穆宗初服起用遺逸先生自北而南由南以北經筵多所啟沃累官登臺輔親聆玉音寄以匡贊思效付托以天下事爲己任然亦竟以直道孤踪不能久立朝宁無何謝閣事歸年踰耳順矣心與口言曰孔子不夢周公東周之志衰矣乃刪六經以垂萬世吾老矣懼此生虛度也奮起編摩之思作經世出世二通都序初成局役方落倏爾長逝矣噫嘻先生自冲年以至垂老學術凡幾更歷始焉求道於載籍旣而潛心于本體旣而顯設于事爲晚而加

意於著作事與年易道與時遷然而精神意向終始
惟一而隨處自得一以性命了悟爲宗也故其論學
一洗陳言直指本體廓披聖途誕登道岸所謂愈眞
切愈易簡愈易簡愈眞切在能者從之爾有論先生
之學者曰以性命爲根文章其枝葉以經濟爲用出
處其蘧廬君子曰可謂知言謹序